

烽火少年

# 地道神兵

翟英琴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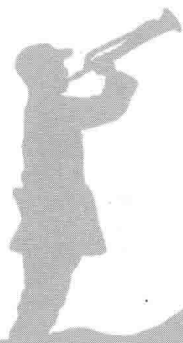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风起云涌、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，但流传下来的故事，依然向我们讲述着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。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见证了那一段激情澎湃的革命历史，记录下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。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烽火少年

# 地道神兵

翟英琴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道神兵 / 翟英琴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8

(烽火少年)

ISBN 978-7-5376-8308-1

I. ①地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革命斗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6884号

**声明:** 本小说反映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, 其中的部分人名、地名和事件既有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, 也有作者的创作元素。任何涉及真实人物(包括健在的以及逝去的)、真实场景、历史事件的部分, 所使用的都是为了给小说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。

## 烽火少年——地道神兵

翟英琴 著

---

选题策划: 温廷华 董素山 装帧设计: 吴立刚

责任编辑: 刘彦萍 武国林 内文绘画: 吴子晋 徐辉

美术编辑: 吴立刚

---

出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
电话 010-87653015(发行部) 传真 010-87653137(发行部)

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80×1300 1/32

印张 5

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76-8308-1

定价 15.00 元

---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暗夜里的怪声 .....  | 1   |
| 二 血淋淋的惨剧 .....  | 10  |
| 三 泣血的狗尾巴花 ..... | 19  |
| 四 发现与秘密跟踪 ..... | 29  |
| 五 大洋马和木推车 ..... | 39  |
| 六 家里的陌生人 .....  | 47  |
| 七 又一桩血案 .....   | 58  |
| 八 山田队长来访 .....  | 67  |
| 九 平静下的热闹 .....  | 77  |
| 十 战乱和秘密行动 ..... | 85  |
| 十一 永远的爷爷 .....  | 95  |
| 十二 残酷的斗争 .....  | 104 |
| 十三 谁是汉奸 .....   | 114 |
| 十四 简直不敢相信 ..... | 122 |
| 十五 两全之策 .....   | 133 |
| 十六 地道神兵 .....   | 142 |
| 大地回响 .....      | 153 |



---

## 暗夜里的怪声

---

这几天,我感觉爸爸很怪异,他一定有事情瞒着我们。但是,无论怎样追问,爸爸总是说:“大人的事,小孩子别打听!去,一边玩去!”

我只好不情愿地闭嘴。但是,闭嘴不代表关闭了我的好奇心。我暗暗跟踪爸爸,发现他经常和冉大壮叔叔来往。他们神神秘秘,说话声音非常低,以致躲在暗处的我根本听不清他们说话的内容。有一次,我悄悄跟在爸爸身后,走过两个胡同后,他竟然踪影全无,好像水滴被太阳晒得蒸发了一样。

我把爸爸的行为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只是抿嘴一笑,抚摸着我的毛茸茸的头发,什么话都没说。

自从去年日本鬼子进村之后,许多事情都变了。原本沸腾的校园安静了许多。老师们好像都有了心事。这



也难怪，因为就连张校长都变得让人琢磨不透。张校长大名张森，也就是我的爸爸。

唉！不想这些了。反正今天不用上学，王小奎正在门口喊我一起去玩呢！我赶紧扒拉了几口饭，来不及擦去嘴角的饭粒，抬起屁股就要走。“咣当！”我坐的小板凳被带倒了。管不了那么多，我想夺门而出。

“吃饱饭再出去！”妈妈伸胳膊拦住了我。

“小乐总是这样，一听说玩，心里就跟长了草似的！”坐在我身边的姐姐不失时机地进“谗言”。她叫张铁花，比我大三岁，今年十三，个子比我高一头多。别人都说她长得好看，像田间灿烂的向日葵，可是我感觉她就像村口道边的狗尾巴花，逮着机会就在爸妈面前说我的坏话，借机讨好大人！

“狗尾巴花！”我毫不客气地冲她说。

“当！”饭碗被重重地放到桌子上。姐姐猛地站起来，一甩马尾辫，呜呜哭着跑进东屋。

她的马尾辫扫在我的脸上，有些疼。我急忙捂住脸，低头往外走。

但是，我还是被拦住。哥哥像一座铁塔挡在我面前：

“你想被鬼子抓去喂狼狗呀？！”



抬头望着哥哥炭黑的脸，我嗫嚅着，目光偷偷瞄向屋外。雪已经化了，阳光也很好，有微风扫过地面，掀起清爽的气息。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和小伙伴们疯跑。我的哥哥姐姐个子都比同龄人高，唯有我，长得像豆芽菜。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是妈妈捡来的。为什么他们都长得那么壮实，唯有我如此瘦小呢？

“我要去锻炼身体！”我挥舞着右臂，对哥哥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。“刺啦！”棉袄不争气地在右肩外侧偏向腋下的地方裂开口子。我嘿嘿笑着，尴尬地望着哥哥。

哥哥张铁锤今年十五岁，个子跟爸爸一样高。他总爱用看猫狗的眼神看我，好像我这辈子都不会长大似的。哼！一个张铁锤，一个张铁花，名字中都有一个“铁”字，所以他们才长得像铁一样结实。

妈妈把我拉进东屋，找出针线。可能是怕我受冻，也可能是考虑我急着要找王小奎玩，她没有脱下我的棉袄就开始缝补。姐姐趴在炕沿上，小声地呜呜着。她一定在装哭，来博取妈妈的同情。狗尾巴花又不是刀枪，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吗？

我瞟了姐姐一眼，假装没看到她更没听到她的哭声。  
“妈，为什么哥哥和姐姐的名字都有一个铁字，我却没



有呢？”我终于问了这个憋了好长时间的问题。

“因为你一生下来就面带笑容，又因为你在咱家最小，所以取名‘小乐’！”妈妈忽闪着长长的睫毛，目光慈爱地看着我。

我用力点点头：“我也会长大的！”

“当然啦！”妈妈边缝补边说，“不过，挑食会影响你长个儿哩！”

“那我改名叫张铁乐吧？”我试探着问。

“小乐！快点儿吧，我有一个好玩意儿给你瞧！”王小奎隔着墙头喊。

我们家的院墙是土坯垒的，有两米来高。因为今天不上学，门口的栅栏还没打开。栅栏是用树枝密密麻麻扎成的。以前，我们晚上只将栅栏别进它前面的木桩。自从来了鬼子，爸爸总是在别上栅栏后，再将木推车挡在栅栏后面。所以，王小奎是推不开栅栏进不了我家的。

“妈，快点儿吧！”王小奎的话让我的心里真的长了草。好奇心让我两脚慌慌的，想尽快奔到王小奎身边。我不知道他的好玩意儿是什么。我催促着妈妈。妈妈好像并不急，依然一针一线地缝补着。

棉袄穿在我身上，即使我再着急，也无法跑开。

“改名?!王小奎的名字不是很好听吗?你俩的名字就像表兄弟的!”姐姐抬起头,嘟着嘴巴看着我,闷闷地说。她的眼圈果然红红的。我想,那一定是她趴在炕沿上压的。

我白了她一眼,没有说话。这个时候,我已经没有心思跟她计较了。我要早一分钟看到王小奎的好玩意儿!

妈妈终于扯断线头,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去吧!早点儿回来!”

妈妈的话就像打开了笼子开关,我像兔子一样,连蹦带跳出了东屋。

“提防着鬼子,枪子儿可没长眼!”在我经过饭桌的时候,一直沉默着的爸爸开口了。我扭头看了看他。他的目光阴沉着,好像要下雪。

我的脚步并未停下来,嘴里应着,冲到院子里。

哥哥早已打开栅栏。王小奎已经站在院子当中。他跟我同岁,今年十岁了,但他比我高半头。他的一条胳膊背在身后。老母鸡在他脚边咕咕叫着,好像在向他讨食吃。我家原本有三只鸡,另外那两只被突然闯入的日本兵抓去熬汤了,只有这只老母鸡逃得快,躲过一劫。

阳光明灿灿地从湛蓝的天上洒下来,白云悠悠地在



干净的天空中飘过，很惬意地随意舒展着身姿。晨风挟裹着春天的暖意，吹到脸上爽极了。我感到一身棉衣有些累赘。

“你的好玩意儿呢？”我的目光在王小奎身上搜了一遍，没有收获，所以我才问。

王小奎用神秘的眼神看着我，背在身后的胳膊猛然举到我眼前，一把精致的小木枪在我眼前晃着。我向上一蹿，伸手想夺过来看个仔细。谁知王小奎又把胳膊背到身后，让我扑了空。“我们去学校玩杀鬼子的游戏吧？”他笑嘻嘻地说。

“小祖宗，你们声音小点儿吧！”妈妈走到院子当中，指着外面嗔道，“万一鬼子经过，听到你们的话，小心像抓鸡一样把你们抓走！”

我朝妈妈扮了个鬼脸，和王小奎一起跑出院子，跑向学校。

学校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。雪水滴滴答答从屋檐上落下来，流进解冻的土里。早有几个男同学等在那儿，我们几个商量一番，玩起杀鬼子的游戏。因为有木枪，王小奎扮演八路军的军长，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当副军长。谁也不愿意当鬼子，只好用树、旗杆和麻雀当假想敌。



跑到日头当空，我们才不情愿地回家吃饭。浑身的汗水把棉袄、棉裤洇得湿漉漉的。在我的央求下，妈妈给我换了薄衣。

下午，爸爸给我们三个补习功课。爸爸不愧是校长，数学、语文、地理、自然，他都懂！他还专门为姐姐讲解了狗尾巴花。

原来狗尾巴花还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红蓼。白居易在《曲江早秋》中写道：“秋波红蓼水，夕照青芜岸。”宋代的陆游还专门写了一首《蓼花》：“老作渔翁犹喜事，数枝红蓼醉清秋。”明朝的张颐也留下“楼船箫鼓今何在？红蓼年年下白鸥。”这样美好的诗句。

“看吧，叫你狗尾巴花是赞美你哩！”我对姐姐说。她剜了我一眼，把头扭向一旁。我有那么讨厌吗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！好吧，我也不看她。红蓼终究还是叫狗尾巴花。

晚上，我躺在炕上，想着这一天的事情，渐渐有了困意。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睡意蒙眬中，一种奇怪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。是在打枪吗？我睁开眼，看了看左右，这边哥哥在呼呼地睡，那边不见爸爸的头。

爸爸去哪儿了？我腾地坐起来。仍有些寒意的月光照亮了半边炕。

我家共有三间房，我们三个男子汉睡西屋。我睡在中间，哥哥睡在炕头，爸爸睡在炕尾。炕尾的被子蜷成一团。我爬过去摸了一把，爸爸的确不在，被窝还有余温。

咚咚的响声时隐时现，像是打枪又像是放炮。不过，如果是放炮的话，应该是在很远的地方。难道鬼子又来抓人了？爸爸被鬼子抓走了？想到这儿，我的睡意全消。

“哥！哥！”我推哥哥的头，捏他的鼻子，拍他的脸，“爸爸不见了！爸爸不见了！”我的声音里满是害怕。此时，我感觉夜是那么黑暗，好像每个角落都埋伏着危险。它们随时都会冲过来，卡住我的咽喉，要了我的小命！天上的月光像萤火一样微不足道。我感觉月光甚至都是危险的帮凶，用阴暗来隐藏坏蛋，只留给我们一些清冷。

暗夜中那奇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？

哥哥被我弄醒，打着哈欠，爬到炕尾，像我那样摸了摸爸爸的被子。突然，他瞪大眼睛盯着我问：“爸爸呢？”

月光正好照在哥哥的脸上。我发现，他的眼睛里有惊愕和担心。

我摇摇头，嘴唇动了动，没有回答。

哥哥麻利地跳下炕，没有顾上穿鞋，光着脚蹶到东屋。  
东屋睡着妈妈和姐姐。我急忙跟过去。

就着月光，我和哥哥看到不愿见到的一幕！



## 二

### 血淋淋的惨剧

爸爸不见了，妈妈也不见了！

我和哥哥呆呆地站在东屋门口，看着姐姐安静地睡着。

哥哥冲到院子里。月光如水，清冷、寂静，只有咚咚的声音时隐时现。那声音好像很压抑，怕惊扰了夜的宁静似的。咚！我侧着耳朵听，它仿佛来自天际，又好似发自脚下。

“哥！”我低低地怯怯地唤着。

静默的院墙和远处的树都是黑色的。那些树在晚上看起来有些恐怖，好像树冠中藏着怪物，随时都会扑过来，吞噬我！哥哥将他粗壮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，我的心情才变得平静一些。

咚！又是一声响。我仰头看着哥哥。他示意我不要

出声。然后拉着我蹑手蹑脚朝东屋前面走去。东屋前面有个地窖，冬季用来储存白菜、红薯、萝卜等食物。难道有人来偷我们的东西？我的心怦怦跳着，大气也不敢出。

地窖上面罩的是荆条编的筐箩，以前都是扣着一口破锅。哥哥走到筐箩面前，慢慢蹲下身子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在他身边蹲下。咚！这一声响吓了我一跳。这响声就是从脚下发出来的。“嘘！”哥哥示意我稳住情绪，不要出声。

我们听到有窸窣窸窣的声音从地窖里传出来，虽然很细微，但还是被我们捕捉到了。哥哥按了下我的肩膀，让我待在原地不动。他悄悄从墙根拿来铁锹，随后猛地掀开筐箩。地窖里有微光在闪烁，似乎有影子在晃动。

我的心怦怦跳着，好像要冲破胸膛蹦出来。

谁在地窖里？他们在干什么？我瞅了一眼哥哥。哥哥紧绷着脸，鼻翼急促地翕动，却听不到他的呼吸声。我感到他握铁锹的手在发抖。我轻轻碰了碰他，他的目光如同钉子一般，钉在地窖里面。

东配房在月光中沉默着。爷爷住在那儿。他在吗？我瞅了一眼东配房，屋里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什



么都听不到。我的目光重新回到地窖上。地窖位于正房和东配房之间的空地上。

那黑黢黢的地窖里，忽明忽暗的光，摇曳扑朔的暗影，这些影像叠加起来，就像一只凶狠的利爪，伸向我。它要把我那颗紧张地撞击着胸膛的小心脏抓出来，撕得稀巴烂。我仿佛看到鲜血从地窖里洒出来！

我的喉咙酸酸的，鼻腔也酸酸的。我想逃回屋里，整个身体钻到被窝里！

“谁？”地窖里发出一声质问。这声音是特意被压低的。

“我！”哥哥瓮声瓮气地答。他握铁锹的胳膊抖了一下，做好攻击准备，好像有鬼子要从地窖里冲上来似的。我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。

“铁锤！”这是爸爸的声音。爸爸的声音富有磁性，我听了很舒服。

“爸！”我不禁喊出声。

“回屋睡觉去！”爸爸低低地呵斥道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我妈呢？”哥哥问。

“让小乐回屋睡觉，你下来帮我们！”爸爸没有回答哥哥的问话，而是像校长一样给我们下了指令。我也

想下到地窖里看个究竟，可是却被哥哥强行推进屋，强行按进被窝。

听着哥哥走出屋子的脚步声，我心有不甘。同样都是男孩子，爸爸为什么不让我进入地窖？他们在下面干什么？妈妈呢？我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。爸爸说让哥哥下去帮“我们”，难道妈妈也在地窖里面？

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努力思考着这个问题。没等我想出答案，眼皮就开始不争气地打架。咚咚的声音又响起来，我在月光的抚摸下慢慢进入混沌状态。

第二天，我一再刨根问底，哥哥才告诉我，他和爸爸、妈妈偷偷挖了半夜地窖。爸爸说，把我家的地窖挖深挖大了，万一鬼子再来扫荡，我们可以藏到地窖里。为了我们上下方便，爸爸还在地窖的壁上掏了几个坑。我们可以脚踩着坑、手扒着坑下到地窖里。

天气越来越暖和，大田里的小麦开始返青，地里的草也偷偷冒出嫩芽。要是往年的这个时节，我和王小奎早到麦田里放风筝了。可是今年不行，那些脚蹬皮靴、身着草绿色军装的鬼子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。据爸爸说，前些天一个在街上玩耍的小孩，被一个进村找粮食吃的日本兵用刺刀穿透了胸膛，还被举到半空中示